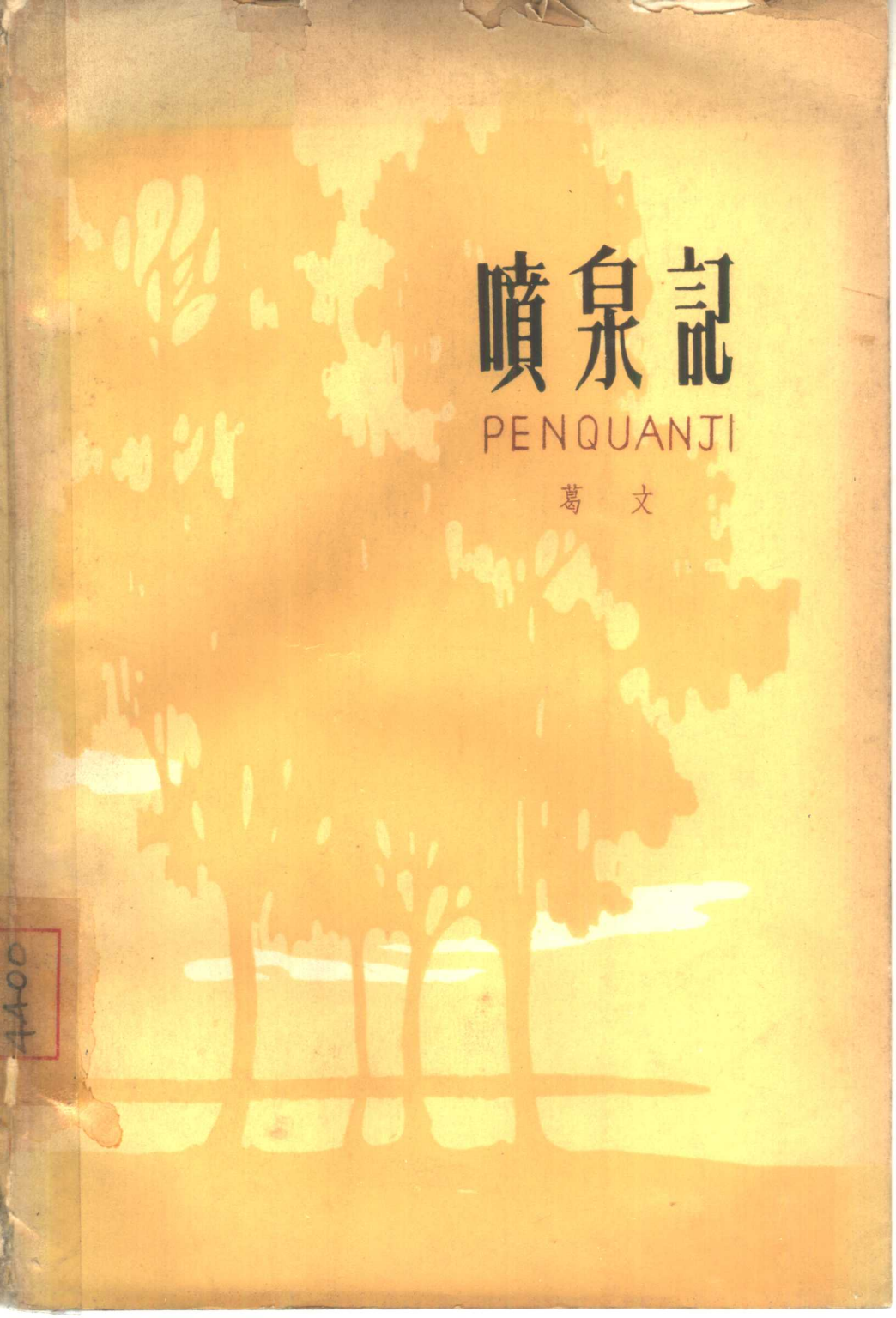




噴泉記

PENQUANJI

葛 文

4400



噴泉記

PENQUANJI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这部作品以河北省农村为背景，通过任修、白銀桥帶領群众办高級社的故事，展示了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前夕的生活圖景。作品描写了农民群众的革命精神，和对社会主义前途的向往和信心，同时显示了合作化的优越性。作品着重塑造了妇女队长白銀桥的形象，描繪了她在党教育下的成长过程。

噴 泉 記

葛 文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哈密道12号) 天津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津出字第006号

中国工业出版社第四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書店發行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張 7 5/8 插頁 2 字數 159,000

1963年12月第1版 196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—55,000

封面設計：王治：

統一書號：10151·311

定價：0.85 元

一九五六年的夏天，因为工作关系，我有机会在半亩泉住了一个伏天。暑伏热天，半亩泉村子附近很有几处清爽宜人，風景美丽的去处，如村北楊林，村南水洼，村东金鑾殿，村西三棵柳。三棵柳再往上走，便是噴泉池和发电站的紅色楼房。这楼房，是今年夏初刚盖起来，現在正安裝发电机，准备发电供应全村照明。

我到半亩泉来住，正是仲夏时节。小麦已經收割过了，大地庄稼正长。这季节，正是庄稼人說的挂鋤时候。花生和玉米长的小鋤大鋤下不进地壟里，庄稼人稍稍闲散些了，就有空閑拍古說今，吹拉弹唱，談情說爱了。于是，每到夜晚，当明月在那潔淨深奥的宝蓝色天空出現的时候，当那悠揚的笛声从庄稼地窩鋪飄揚起来的时候，当树影婆娑，拂撫着熱鬧的庄稼院的时候，半亩泉村庄便像进入童話世界之中，家家屋頂上坐滿賞月的人。我的房东老人精早已爬上梯子，坐在屋檐上喊她閨女任巧了，时而也喊我一声。

我站在屋檐下，看着这幕趣剧。明知道閨女要去会情人

了，母亲却这样笨拙的干涉。任巧不理她娘，她眼見她娘一个将近五十岁的老婆子了，还那样不顾一切的修飾自己——出門走亲描眉，把白髮染黑，竭力做出比爹嬌小，何况人家正是紅花一朵含苞待放的少女呢！

任巧换件像月光一样淡雅的花布衫，走过我身边时，甜甜的一笑，而后就像一片輕柔的云，飄忽飄忽消失在月光下了。

呵！夏夜是这样誘惑人，生活是这样激蕩……我漫步走出半亩泉，順着庄稼小道走。穿过密森森的玉米地，眼前是連成一大片花生地，細又窄的水渠把花生地划分成一个一个长方形，中間一条二尺多寬的笔直的人行道，在月光下像条乳白色的緞带从綠絨毡当中鋪过。踩着这条緞带，我朝远处望去：一盞紅灯在那里照耀，标志着那便是噴泉池了。

噴泉池——原是一个泥水坑，經过去年秋冬社員們的开挖，几股翻花似的泉水从坑底噴出，汇成一个小湖，今春又种了些荷藕，現在正是荷花盛开，微風送香。說十里之外聞花香有点夸大，不过我刚刚走近三棵柳那大沙崗，便被那濃郁的荷香熏醉了。随着是陣陣的笑声，笑的格格地响。我走上三棵柳沙崗，想朝着笑鬧处看看，嘿！哪里看得見人影呢！綠森森的荷叶，把道儿也給复盖住了。

沿着小道，我順声寻找。哎呀，真有意思，原来是几个閨女。我走过去看：是小台和燕儿攏住任巧，任巧笑的在地下滾着，一迭連声地告饒：

“放开我，說，說……”

“說，照实說……”

“說……”

任巧答应說了，俩閨女放她起来。我奇怪这是說什么呢？細瞅任巧臉上那甜滋滋的神气，再看那俩閨女那神秘劲，哦！我明白了！少女們心灵的秘密原来是用这种方式泄露的呵！

五口大泉，噴出的水，在这里汇成一个周围二里大的湖。湖中有一半种了荷藕一半是碧波蕩漾的水。我們一行四人，繞到近水的那边。那里高高挂一杆紅灯，这便是我在三棵柳望見的那盞灯了。灯下有一个用紅砖垒起的凳子，坐在这里，恰好和发电站的紅楼隔湖相望。

笛声又从那楼里傳出来。

指着紅楼，燕儿推着任巧說：

“听，在叫你哩！”

小台說：“她要实說，叫他們牛郎織女，隔河相望吧！”

任巧慢慢抬起头来，望着天上的明月，神情是那么甜美，深思地說：“那……那怎样講哩！这样吧，我給你們講个故事吧！”

故事就从銀桥这个名字开头。

早先，俺这半亩泉村子里有个閨女，也叫銀桥。

銀桥是她小的时候，她爹用小独輪車推着来的。那小車子上，一边裝着他們的行李卷，一边坐着小銀桥。他爹推着車子，吱儿，吱儿，停在西街那棵大槐树下了。他爹臉儿焦黃，瘦骨棱棱。只管蹲在地上叹气，人們問他从哪儿来的，他說是冀南的老家，黃河边沿上的，黃河决了口，一冲就是

几百里呀！唉！唉！可怜可怜这没家没业的苦命人吧！誰家用人，咱啥也能干哩！小銀桥她爹挨近围过来看的人群，哀怜怜地求告着。

天底下，穷人的心都是肉长的，不大工夫，就有那勒勒腰带，自己少吃几口的穷人，把裹着菜叶的餅子送在小銀桥她爹那黄腊腊的手掌上。也有端碗菜湯来的，有人就引着这戶逃荒人，走进街里，宿在街心小庙廊下。这儿就挺好，能遮風蔽雨的，总算有了站脚的地势啦。然后，小銀桥爹再去寻那糊口的門道。

庄稼人，无非是凭把力气生活嘛！

俺半亩泉这村子也怪，像人一样，也有个外号——叫蛇吞象。說来也有个起由。你看俺村西头这房舍，不尽是土房舍嗎，东一堆，西一疙疸，沒个正經街道，尽住些穷戶。可东头就大不一样，青砖瓦房，排排节节，形成一条大街，財主們全住那头，說他們那头的街像条蛇，俺这头的街形似大象，別看象大，蛇能把它吞下。这是从外表上看，从內里看，是怎么回事哩！旧社会那陣，俺村財主富戶的地占了百分之九十。况且人家又是种的金鑾殿的水浇地。金鑾殿那地，那是城东二十里以內产麦区頂好的一块地。俺村西少地沒地的人租种人家三棵柳这块干沙地。看看这形势，蛇怎能吞象呢？貧苦戶人家的性命全在財主家手心攥着哩。

小銀桥这一个外来戶，也难逃人家的手心呵！她父女俩，剛在庙台落住脚，村长便傳下財主的話来啦！說庙堂是清淨佛香之地，不能让髒穷小子住。說他們沒根沒蔓的，住着危險。后来魏四伯伯的娘就替这逃荒人养起小銀桥，逃荒

人就同魏四伯伯的爹出外打短工，找寻生活去了。

逃荒人在外村扛了长活，小銀桥在魏家寄养。她在魏家住，同魏四伯伯一块儿去打柴，拾庄稼，掏家雀……。

小銀桥头上的細辮子一天天长得又黑又粗，臉盘儿一天天丰满俊俏。一双手发变得又大又有劲气，能干活着哩！像男人一样有力气，像月亮一样温柔，魏家一家人喜欢她。村西头人人都喜欢她。

仅有四亩祖业三棵柳沙板地的魏家，年年收的粮食，只能吃个秋收。祖业地，既不能填饱一家人的肚子，也满足不了魏四那初初发变得强壮旺盛的力气。他不願意去像爹一样打短工。他异想天开地想着另創一条发家的道。他和銀桥发现三棵柳朝上走五尺高的黄土地棱上，細草丛中，緩緩往外浸水哩！他們爱見金鑾殿地里那像星群一样密的水井，每到春旱不雨的天气，財主家地里水車鉄板响着，叮——当，叮——当，清凉的水便从鉄斗子里流进青石槽上，灌进干渴的庄稼地里。

順着年輕人的希望，小銀桥和魏四一块到这里来挖井。

小銀桥臉儿紅粉粉地说：

“咱們装不起水車，咱們装个轆轤往上絞水！”

水呵！清凉凉的水呵！每当月亮升起的时候，这一对青年人，便来到泉边，挖呀，挖呀，不知道挖了多少日多少月，也不知道經過了多少風天和雨天，终于，从泥沙中，从俩人的指縫中，水汨汨的往上涌呵！

苦命人的成功激动着听故事的小台，她急忙問任巧：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嘛？——”經過长久的沉默后，任巧慢慢抬起她的头來說：“小銀桥被地主給害在她挖的井下边了。”任巧指指前面說：“那不，三棵柳那沙崗底下，人都說是埋的小銀桥閨女！”

后来，东街傳出了这样的話：“銀桥不行，搭上金桥你穷鬼們也上不了天堂！”

“看！用不着金桥，有銀桥咱們也上去啦！”小台得意地說。

“銀桥又是怎样的故事呢？”我問。

接着小台就又給我講了一个銀桥挖泉的故事。

講完故事，夜已深了。月落了，花睡了。吹笛人也休息了。我們四人沿着湖边小道，慢慢朝村里走。誰想夜这样深了，还有人朝荷花池走来。人越走越近，直到臉对臉的站住，这才认出是她們的女社长白銀桥。白銀桥，我原本也熟識。刚才又听小台講了她的故事，此时，我对她的感情，別有一番不同。同时看見她丈夫跟她一起走来，这真是巧中又巧。想不到她丈夫就是我在省里認識的那位王鴻处长。我們俩曾經在一起工作过一年。只知道他下放工作了，誰知道他是回自己县里当書記来呢！

王鴻对我說，他在县里晚上开罢会回来的，明早要赶回县去，所以抓紧时机，来看看噴泉。

噴泉呵！走过了这样曲曲折折的道路，你才从深厚的泥沙中噴出来。正是

万顆玉珠从地涌，
一座銀桥上天台。

在八月末尾，在那热灼灼的秋天的阳光下，平展展的一眼望不到边的平原上，呈现出一种迷人的黄橙橙的颜色。高粱红了，黍子白了，谷子黄了，庄稼熟透了。到傍晚，温凉的风，挟着喷喷的谷香，从远方，从山脚那边吹过来，掠过海似的谷田，那沉甸甸的谷穗，随风摆荡着，形成大浪，一浪赶着一浪，滚滚涌向远方，涌向那黑森森的树林。于是，整个庄稼地里，发出那么一种深沉而又动人的音响。这是庄稼在说话哪！庄稼人听见这声响，再也睡不安稳了。他们的心欢喜得跳在嗓喉眼里了。他们，农业社社员和单干户，一个劲儿地弯下腰蹭蹭往快里磨镰刀，望着正午照进屋地的日头，心喜地叨念着：“门槛里，吃新米哟！”

收秋开镰，这是啥小事哩！不能小看呵！这在庄稼人来说，等于军队开兵上前线，要搬兵上阵呢！何况这又是在那不平凡的一九五五年秋头子上。这阵，全县大小人人都知道，半亩泉任修带头办的那个农业社，要在这一仗上和他亲哥老中农老任德看高低呢！这一仗，可非同小可，胜咧，那

老任德就得点头认输。败咧，那了得嗎？到那陣，那老任德又該晃着光葫蘆頭，嘲笑他兄弟任修：“能哩！能人嘛！”其实，想压倒咱农业社的，何止老任德这一户。社长任修在秋收动员大会上那算把話說透了。他說：“咱們警惕性得往高里提，万不能麻痹！有人时刻謀划着把咱社捏在手心里，往倒里掀咱們哩！咱們別认为庄稼不錯就四脚朝天睡太平覺咧。不能呀！农业社收秋，就如军队上陣。”

东海看日出。任修农业社开镰收秋那天，一下子哄动来几百号人，城东四十里内各村小社几乎都有代表来，此外还来了一些“看看再說”的人，老头子，小孩子，老娘們，成行打溜的人全往半亩泉村西北三棵柳那里奔。三棵柳那高坡上，老早就挤满了人，可就是上陣开镰的人还没到場。望着三棵柳下面那海似的谷田，人們紛紛議論着：“是块好谷呵！割起来費点劲气。”“人家是社，有的是好小伙子，愁人家不派好力气的人来！”人們这么嚷嚷着，論說着，可誰也没想到收割这块好谷的竟都是些个妇女。妇女队长白銀桥，領着她的兵馬，一排溜走出半亩泉村西口，在村口上，白銀桥查点了自己的兵馬，有春明嫂子，十七岁的馬小台和她娘，双环爷爷的独生女燕儿，还有三座山的娘，外号人称二百五，……共总二十个妇女，只有压陣的是个青年男子，他是团支书张連玉。今日，团支书张連玉掺在这一伙子妇女中，显得格外老实，甚至举止都有些不自然了。妇女們全不理諭这些，她們身上披着朝霞，脚下踩着挂露珠的青草，說說笑笑地往三棵柳走。冷不防，一个粗声大嗓子的人在新碾的谷場那头喊起来：

“你們先停停！”

“停停就停停！”白銀桥給大家一个眼色，站在場边上。楞眼望着发話的那人，心想：“看你孟老二还出啥难题难咱。”

为了承包收割三棵柳这块好谷，打从秋收动員大会下来，白銀桥受了他孟老二多少难为呀！

孟老二先是这样問：“丰产谷那是咱社的眼珠子，你們妇女們要有个閃失，小心你們的脑袋，一个人可就能死一回呀！”

“这个，你就歇了心吧！”白銀桥說。

“不看那谷，根根有指头粗，你妇女們嬌声嫩气的，能割得动？”

“男人們割得动，俺妇女們也能割得动！”白銀桥又給了孟老二一个干巴脆。

“使牲口能行？”孟老二翻起眼珠子，再来一次进攻。

“头二年他不在家，我一个人种地，不是租你鉄錘嘴的馬耕地嗎？……”一提租馬的事，孟老二立刻軟了，再沒劲气向白銀桥进攻了。他心里明白，自己是个穷人，找上出租馬的鉄錘嘴做女人，本不是件光彩事，是个大短处。于是他从白銀桥面前无力地走开了。但是，睡过一夜，他那顆被白銀桥刺得疼痛的心不是有所悔改，而是由于对女人鉄錘嘴的袒护更变本加厉了，他有意来找寻白銀桥她們几句，不如此，心里好不痛快。

他走出打谷場，和白銀桥站了个面对面，恶声恶气地說：

“三棵柳丰产谷既是你們要包，包去！你們心要飞上天

哩！一心要爭光榮，爭去吧！咱庄稼人，不想靠光榮吃飯，咱靠庄稼吃飯！就這！往后咱井水不犯河水，各干各的……”

說罷，孟老二擰着暴着粗筋的脖頸，扭身就走。

“光榮我們要爭，河水也得管着井水！告訴你，”白銀橋硬氣地對着孟老二的身後喊說，“你去對你鉄錘嘴說，叫她下地做活來！晴天大日頭的，別當人們都是瞎子，她做的事兒，有國法管着哩！……”

兩個隊長，對工作兩付心腸，張嘴就鬧對立，越是鬧對立，白銀橋干劲越大。她領着頭，挺着胸脯，眼望着三棵柳那里，心里想着工作，嘴里和自己的兵馬們說：

“別逞能，咱穩穩當當地割谷。”

“是喲！”眾人回說。

“咱甬丟三拉四的，庄稼收來不易。”

“嗯呵！”

說着話，這一行二十人來到三棵柳這裡。只見地頭上和沙崗上都站滿了人。社長任修笑容滿面地站在人群當中，正在和全縣出名的王庄小社社長王寶山說話。那人個兒不高，紫花布褲子，白汗褂，白淨臉膛。兩人從容容地說笑着，言語間透露着親近。相比之下，親哥老任德倒顯得疏遠似的，遠遠站在任修身後頭，不停地摸着剃刮得光亮的頭，笑得挺勉強。白銀橋眼尖，一下子就望見老任德了，她大聲喊着：

“老德大伯呀，你來咧！好，你有眼力，你看俺這丰產地‘丰’了‘丰’不了呀？比你金鑾殿那谷怎說？”

“看誰侍弄的呀！凭你們這些五虎上將，一齊下手，能不丰产呀！”老任德干瘦的紅臉膛上，露着難耐的神情，在刺眼

的秋日的晨光下，从人群中走到前边来，挨近亲兄弟任修站住了。他真情毕露地望着那栽绒一般的好谷赞许说：

“也不易呵！凭这地板……这是咱半亩泉有名的赖地。往日，会计大有种着的时候，长的那谷，像插下香柱一般，收的谷，手提溜着就回来啦！……唉，要不是农业社，别人谁也没这份力量！”

老任德夸赞农业社，而且是对着这样多的来客，这真是个了不起的宣传，传出去，传在四乡十里，那些“看看再说”的人们会说：“咦！连老任德也赞许社了，想必社真是办好了，庄稼真个的打得多了。入吧，入社吧！弟兄俩走一条道儿了！”

四乡十里的人，都知道老任德和任修这哥俩，为了办社，这几年闹的挺不带劲。一个坚决要走社会主义这条道。一个哩，摇摇摆摆不走这条道儿。一九五二年春天，任修和村里有名的三穷弟兄，外号人称三座山的金山、银山、玉山，还有春明这一户共十八户，组成一个小社。春日播种，短缺谷种，任修朝老哥任德伸手来借，凭着亲哥骨肉情份，任修想着老哥怎也说不出个没有。万没想到，老嫂子当着老哥的面，无情地挖苦社：“社没办法，咱就更没法儿了！咱小户人家，有数儿的东西。你们社哩，有的是靠山：县政府，区政府，乡政府，只要你说话，多高的山不摇晃呵！”

“去你个蛋的！”任修心里恨透了老哥，他听着这种反话，竟然一句不驳，他还是土改时候的村长哩！这几年色儿渐渐褪了。一气之下，任修发了狠，拖出自家圈里的没长成的肉猪，赶集上卖了。集上，老哥任德正在糶谷。嘿，冤家

路窄呵！硬汉子任修此刻禁不住掉下兩滴泪来。县委书记在全县互助组长、小社社长會議上講的話，重又在任修的心头激蕩起来：“办社，走社会主义道路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，这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斗争……”

“深刻……革命……”的意义，早先，任修总以为自己经过打日本，土地改革的斗争，对这词儿早已理解了，但是此刻，在集市上，任修才恍然大悟，醒悟到自己并不理解这个词儿的含义。简单的词句，有着丰富的内容。真正理解贯通，是要经过实践的。

任修从心里再一次地探索着县委书记的指示，他心里亮了，更加坚定了。他和老哥走个头碰头，把脸一扭，沒話說。他走他的独木桥，咱走咱的阳关道。老哥任德，也是这种想法：“他走他的独木桥，咱走咱的阳关道！”

事到如今，三棵柳三百亩赖地，叫农业社侍弄的长出了头等好谷。眼见为实，耳听为虚。一向只信实事的老任德，看着这好谷，不得不从新考虑谁走的是阳关道，谁走的是独木桥了。事关紧要，他一早赶来看农业社割丰产谷。不想叫白銀桥那女人当众给揪了出来。

老任德只得情不自願地照实贊許农业社：

“实情不錯呵！好谷！咱半亩泉头份庄稼！”

“头份不头份，赖地上长好庄稼，这就給咱提供了一条好經驗：人是能改造自然的！”任修的眼光，越过老任德的光头頂，落在白銀桥的圓臉上，严肃地向她下着命令：

“白銀桥，你队人到齐了嗎？”

“齐啦！”众人齐声回答。

“那咱就开镰吧！”

“开吧！”

任修又喊：“连玉！”

“有！”连玉头罩白毛巾，身穿大红背心，挺起胸脯硬气地走过来，两脚一碰，尊敬的应了声：“社长！”

“放礼炮吧！”任修说。

“是！”连玉来了个向后转，“跨、跨、跨”迈着大步走出人群。

不大工夫，震天的炮声，在半亩泉村西大道上响了起来。接着是劈劈叭叭的鞭炮声，从四面八方打谷场上响起来。

开镰后，来三棵柳地头参观丰产谷的客人，陆续走散了。捋着上集的老汉，弓着腰，夸着农业社的庄稼强。任修领着王庄小社王宝山社长到别的地查看庄稼去了。其余庄稼人也都下了地。走的最晚的是老任德。他倒背起手，握把镰，嘴里磨磨道道的，不进自家庄稼地，奇怪，红日头刚刚离开东天树顶，正是做好活的时候，一向不惜力气的老任德，却在往家走哩！他心里浪翻浪滚地有个紧要事儿和孩子娘商量哩，要和她商量商量入大社吧，明摆着入大社不吃亏嘛！吃个现成饭，做个现成活。耕、耒、锄、种不用操心，车马农具不用操制，多自在！老任德小跑着，跑着，跑在自家砖门楼前，刚一伸手去推那对新安的白木门扇，老任德心里觉着不是味儿了。他靠着门扇，伸出右手，算了算账：

“儿子腊月不在，在兰州当漂漂工。女儿巧儿不管家业，只慌慌着找对象。只靠自个斗老伴，不行，压不倒她老人精！”